

天竺旧事

鸟巢禅师

鹿野苑的中国庙的住持老和尚德玉，原先是北京法源寺的，曾见过著名诗僧八指头陀寄禅。他偶然还提起法源寺的芍药和崇效寺的牡丹。但他不写诗，只是每晚读佛经，又只读两部经：《法华》和《楞严》，每晚读一“品”，读完这一部，再换那一部，循环不已。

他来到“西天”朝拜圣地时，发现没有中国人修的庙，无处落脚，便发愿募化；得到新加坡一位中国商人的大力支持，终于修成了庙；而且从缅甸请来了一尊很大的玉佛，端然坐在庙的大殿正中央，早晚庙中僧众在此诵经礼拜。

他在国外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这时已接近六十岁，可是没有学会一句外国话，仍然是讲浓

重湖南口音的中国话。印度话，他只会说两个字：“阿恰(好)”和“拜提(请坐)”。

有一天他对我说，他要去朝拜佛教圣地兼“化缘”，约我一起去。我提议向西北方去，因为东南面的菩提伽耶、王舍城和那烂陀寺遗址我已经去过了。他表示同意，我们便出发到舍卫国、蓝毗尼、拘尸那揭罗去。这几处比前述几处（除伽耶同时是印度教圣地因而情况稍好外）更荒凉，想来是无从“化缘”乞讨，只能自己花钱的。我只想同他一起“朝圣”作为游览，可以给他当翻译，但不想跟随他“化缘”。

这几处地方连地名都改变了，可以说是像王舍城一样连遗迹都没有了，不像伽耶还有棵菩提树和庙，也不像那烂陀寺由考古发掘而出现一些遗址和遗物。蓝毗尼应有阿育王石柱，现在想不起我曾经找到过，仿佛是已经被搬到什么博物馆去了。在舍卫国，只听说有些耆那教天衣派（裸形外道？）的和尚住在那里一所石窟里，还在火车站上见到不少猴子。

老和尚旅行并不需要我帮多少忙，反而他比我更熟悉道路。也不用查什么“指南”。看来语

言的用处也不是那么大得不得了，缺了就不行，否则哑巴怎么也照样走路？有些人的记忆力在认路方面特别发达。我承认我不行。

老和尚指挥我在什么地方下车，什么地方落脚，什么地方只好在车站上休息。我们从不需要找旅馆，也难得找到，找到也难住下。我这时才明白老和尚的神通。他是有目的有计划的，他带着我找到几处华侨商店，竟然都像见到老相识的同乡一样，都化得到多少不等的香火钱，也不用他开口乞讨。

到佛灭度处拘尸那揭罗，我弄不清在一个什么小火车站下的车，下车后一片荒凉，怎么走，只有听从老和尚指挥。

他像到了熟地方一样，带着我走，我也不懂他第一次是怎么来的。这里有的是很少的人家和很多的大树。他也不问路。原来这里也无法问路。没有佛的著名神圣遗物，居民也不知道有佛教，只是见到黄衣的知道是出家人，见到我这个白衣的知道是俗人，正像中国人从佛教经典中知道“白衣”是居士的别称那样。

“这里只能望空拜佛。有个鸟巢禅师住在这

里，我们去会他。”

我知道唐朝有位“鸟巢禅师”，是住在树上的一个和尚。如果我没有记错，《西游记》小说里好像还提到过他。怎么这里也有？

“他是住在树上吗？”我问。

“那是当然。”老和尚回答。

又在荒野中走上了一段，他说，“就要到了。”我这时才猛然想起玄奘在《西域记》中记山川道里那么清楚，原来和尚到处游方化缘，记人，记路，有特别的本事。

突然前面大树下飞跑过来一个人，很快就到了面前，不错，是一个中国和尚。

两人异口同声喊：“南无阿弥陀佛！”接着都哈哈大笑起来。我向这新见人物合掌为礼。

这位和尚连“随我来”都不说就一转身大步如飞走了。还是老和尚提醒我说，“跟他走。这就是我说的鸟巢禅师。”

走到大树跟前，我才看出这是一棵其大无比的树，足有普通的五层楼那么高。在离地约一丈多的最初大树杈上有些木头垒出一个像间房屋一样的东西。树干上斜倚着一张仿佛当梯子用

的两根棍和一格一格的横木。

鸟巢禅师头也不回，一抬腿，我还没看清他怎么上的梯子，他已经站在一层“楼”的洞门口。俯身向我们招呼了。他仍不说话，只是打着手势。

老和尚跟了上去，手扶、脚蹬；上面的人在他爬到一半时拉了一把；一转眼，两位和尚进洞了。

这可难为我了。从小就不曾练过爬树，我又是踏着印度式拖鞋，只靠脚的“大拇指”和“食指”夹着襪子，脱下拿在手里，又不便攀登，因为手里还提着浣洗用品之类。勉强扶着“梯子”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地，往上爬，一步一步，好不容易到了中途。大概鸟巢禅师本来毫不体会我的困难，只拉了老和尚一把就进去了；现在看到我还没有“进洞”，伸出头来一望，连忙探出半身，一伸手臂把我凭空吊上去了。我两步当一步不知怎么已经进了“巢”，连吃惊都没有来得及。

原来“巢”中并不小。当然没有什么桌、凳、床之类，只有些大大小小的木头块。有一块比较高而方正的木台上供着一尊佛。仔细看来，好像不是释迦牟尼佛像，而是密宗的“大威德菩萨”，是文殊师利的化身吧？佛前还有个香炉样的东

西，可能是从哪位施主募化来的。奇怪的是他从哪里弄来的香，因为“炉”中似乎有香灰。

三人挤在一起，面对面，谈话开始了。鸟巢禅师一口浙江温州口音的话同老和尚一口湖南宝庆一带口音的话，真是差别太大了。幸亏我那时年纪还不大，反应较灵敏，大致听得出谈话的大部分，至少抓得住要点。

湖南和尚介绍了我并且说我想知道鸟巢禅师的来历。禅师听明白了大意，很高兴。大概他不知有多长时间没有和人长篇讲话了，尤其是讲中国话。我想，他也许会同这次路上“化缘”时见到的一位华侨青年一样干脆夹上印度话吧。然而不然，他非常愿意讲自己的家乡话。

“我一定要见佛，我一定能见到佛的。”这是他的话的“主题”。“变调”当然多得很，几乎是天上一句，地下一句，不过我还是弄清楚了大致情况。

他是温州人，到“西天”来朝圣，在这佛“涅槃”的圣地发愿一定要见佛，就住下修行。起先搭房子，当地居民不让他盖。他几次三番试盖都不成，只能在野地上住。当地人也不肯布施他，

他只能到远处去化点粮食等等回来。这里靠北边，近雪山脚下，冬天还是相当冷。他急了，就上了树，搭个巢。可是当他远行募化时，居民把巢拆了。他回来又搭。这样几次以后，忽然大家不拆他的巢了。反而有人来对着大树向他膜拜。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往后就好了。他安居了下来。

“我也听不懂他们的话。后来才知道，他们见我一个月不下树，也不吃东西，以为我成佛了，才让我住下来了。我也就不下树了。索性又搭了两层‘楼’，你们看。”说着他就出了巢。我同老和尚伸头出去一望，禅师正在上面呼唤。原来再上去约一丈高的又一个树杈处，他搭了一个比第一层稍小的“巢”。他招手叫我们上去。这可没有梯子，只能爬。老和尚居然胆敢试了几步。禅师拉着他时，他在巢门口望了一望，没有钻进去，又下来了。禅师随着出巢，三步两步像鸟一样又上了一层。从下面望去，这似乎又小了一些。仿佛只能容纳一个人。他一头钻进去，不见了。我看那里离地面足有四丈左右，也许还不止，不过还没有到树顶。巢被枝叶掩住，不是有

他的行动，看不出有巢。

过一会儿，禅师下来了，他毫不费力，也不用攀援；不但像走，简直像跑，也可以说是飞，进了我们蹲在里面的第一层巢。

“我在上两层的佛爷面前都替你们拜过了。”

这时我才明白，他上“楼”并非为显本事而是为我们祈福。不过这一层的佛像前，我们也没有拜。老和尚没有拜，可能是因为他看那神像不大像他所认识的佛。禅师却替我们拜了一拜，嘴咕噜了几句。我忍不住问：“难道你真有一个月禁食不吃斋吗？”很担心这一问会触犯了他。

他毫不在乎，说：“怎么不吃？我白天修行，念经咒，夜深了才下去在荒地上起火，做好几天的饭，拿上来慢慢吃。这里的人不布施我，我就在夜里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化点粮食，火种，蔬菜，香烛，还是深夜回来。这里好得很，冬天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我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春秋。我自己有剃刀，自己剃发。自己提桶到远处提水。什么也不求人，一心念佛。我发愿要在这里亲见佛爷。你们看。”说着，他把下身的黄褐色布裙一掀，露出两膝，满是火烧的伤疤。这使我大

吃一惊。难修的苦行。可是，这不是释迦牟尼提倡的呀。

他又说：“现在不一样了。常有人来对树拜，不用我远走化缘，吃的、用的都有人送来了。我也不需要深夜才下树了。有时这里人望见我就行礼，叫我一声，我也不懂，反正是把我当做菩萨吧。”

我估计这两位和尚年纪相差不远，都比我大得多，都应当说是老人了，可是都比我健壮得多。

我同老和尚下树走了。鸟巢禅师还送了我们一程才回去。他告诉了我，他的法号是什么，但我忘了。他并不以鸟巢禅师自居。他巢内也没有什么经典。他说诵的经咒都是自幼出家时背诵的。从他的中国话听来，他也未必认得多少中国字。他的外国话也不会比鹿野苑的老和尚更好多少。

在车站上等车时，恰巧有个印度人在我身边。他见到我和一位中国和尚一起，便主动问我是否见到住在树上的中国和尚。然后他作了说明：原来这一带被居民相信是印度教罗摩大神的圣地，所以不容许外来的“蔑戾车”（边地下贱）在这里

停留。尤其是那棵大树，那是朝拜的对象，更不让人上去。“后来不知怎么，忽然居民传开了，说是罗摩下凡了。神就是扮成这个样子来度化人的。你们这位中国同乡才在树上住下来了。居民也不知他是什么教，修的什么道，只敬重他的苦行。你知道，我们国家的人是看重苦行的。”我看他仿佛轻轻苦笑了一下。我想，这也是个知识分子。

孟加拉香客

有一天，在鹿野苑，我去中国庙时又见到那位 C. I. D.（刑事犯罪侦缉处）的人坐在大门口板凳上。

这个穿着不起眼，像农民模样的人原来是警察局的便衣侦探。这是他自己告诉我的。有一次我看见他在庙门口徘徊，问他有什么事。他坦然回答我说，他是 C. I. D.，来这里看看。我知道那是半公开的特务机关，里面是一些受雇佣的愚蠢而险恶的家伙；一听说，心头不觉有一阵厌恶，便没有再理他，进庙去了。等我出来时，见他还

在徘徊，很生气，又问了他一句：“这里有什么好看的？要看就进去坐着好好看吧。”他的回答很爽快，说他是奉命来中国庙门口守着，看有什么人来，有几个人来，只守半天。现在完了，只看见你一个中国人，立刻就回去。说完，他果真拔步便走了。他的半天任务半小时还不到便算完成了。我想英国人花钱雇这种人当特务管什么用？只能扰害老百姓。

这天又见到他，不知哪里弄了个凳子坐。看来他有个座位，想来不止坐半个小时了。我走进大门，没有理他，装作不认识。他一见我到身边却连忙站起来，欠着身子合掌行礼，说：“先生！我来很久了。见到你，我该走了。”我没有理他，照旧往里走。他忽然把声音放大了说：“先生！这凳子是庙里的，请告诉人拿进去吧。”我回头一看，他果然出庙门大踏步走了。

我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两次都是看见我就走呢？难道是专为来监视我的吗？转面一想，是了，他的任务是来看有什么人进庙。看不到人，他无法交差；见到了一个人，又是中国人进中国庙，可以作汇报，算是工作有了成绩，可以领钱

去了。这时世界大战正打得热闹，没有什么人来朝圣或则旅行游览，真是冷清得很，难得碰见什么人，所以他见到了我就赶忙回去交差了。至于这个中国庙有什么值得监视和审查的，这就不属于他的事了。派到哪里就是哪里，叫做什么就做什么，有钱就去，这就是 C. I. D. 的下层“差人”。当然，要有什么油水可捞，他们也会显出“爪牙”威风来的。

庙里此刻只有一个老和尚在。其他的和尚不知临时出门做什么去了。这是很少有的。这位老和尚法名圆智，不是“住持”，是福建人。在这里“挂单”的，已经六十多岁，不但不会英语和印度话，中国话说得也很难懂。他看见了我，很高兴，对我说：

“德玉老和尚今天出门化缘去了。别人去送他上车了。只我留下看家，要代管些时。你在路上没遇见他们？啊，对了，他们走了不少时辰，恐怕都一直去城里了。”

我这时才明白，为什么没有别人。原来现在是代理“方丈”了。

我告诉他，在门口又看到那个便衣侦探的事。

他倒毫不在意，说这种人有时半年也不来，有时跑进来东张西望不知找什么，过一会又走了。

“这种人真讨嫌。”这是他下的结论。我说门口还有个凳子要拿进来。老和尚说，不必了，没有人来，不会有人偷，等些时拿不迟。说那是那个“差人”自己进来端出去的。“那个人是城里来的，跑这么多路也不容易。”老和尚说这话大概是有感于自己衰老走不了多少路了。

我出来时，过了大殿，望见凳子还在那里，很想替老和尚搬进去。不料大门口忽然出现了两个人。

这是两个印度人，一男一女，年纪相仿。约莫三十多岁，穿着整齐。男的穿着西装上衣，不打领带，下面裹着干净的白布“拖底”（裹腰腿的一块布，仿佛裙子），脚穿一双皮鞋。女的披一身很漂亮的花“纱丽”（印度女服，裹在身上），露着右臂和上身的一半衬衫，踏一双皮拖鞋。一望而知，决不是本处人，是外来的。

女的进门一见到那张凳子就过来坐下歇着。男的不慌不忙迎着我走过来，到了面前，很客气地用英语问：

“早安！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是中国的佛教庙。”

“哦！佛教庙。中国的。我知道了。”他自言自语似地咕叽两句，便转身走几步对那个女的用印度话说了几句。

我一听他说的是孟加拉语，就知道这大概是从孟加拉来的一对夫妇。这时候远道而来做什么？想着，我继续向前走，到了门边。

那两人互相交换了几句话以后，男的又转身过来问我：

“请问，这庙里有人吗？我是说，有出家人（他用的是印度字）吗？啊，我是说，有和尚（他用的是英国字）吗？我们刚才在那边看到了一座庙，只有中间一座神像，啊！我想是佛像，没有一个人。”

我知道那是锡兰（斯里兰卡）和尚的香积寺，他们的僧舍和神殿分开，庙只是神殿，不像中国的庙附有僧寮。

“有中国和尚，不过此刻只有一位老和尚，在后面。”我回答。

他又译成孟加拉话对女的讲。女的脸上顿时

现出光彩，对男的说了一句。男的连忙转身拦住我，十分有礼貌地说：

“对不起，你不是这庙里的吧？你是中国人吧？能不能请你替我们通报一下老和尚，我们打算进去朝拜一下，啊，拜佛像。假如他能为我们做点‘法事’（又用了印度字），我们将不胜感激。对不起，耽误你的时间了。假如你不介意，请让我再多说几句。我是从孟加拉来的，姓名是某某巴纳吉。这是我的妻子。我们有个儿子，非常美丽可爱的儿子，只有五岁，不幸上月病故了。我的妻子非常伤心，一定要朝拜圣地。她听说这是佛庙，她从来没有拜过佛，一定要礼拜。实在对不起！请体谅我们。我们的孩子实在太可惜了。你能不能帮助我们一下。花费你的时间了，真感谢。”

那位夫人大概也懂一点英语，听到说他们的儿子时，脸色又变了，用手指抹了一下眼睛。

看这样子，我无法不答应了。好在我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便请他们先上中间大殿参拜一下那座玉佛像，等我进去通报老和尚。

男的用孟加拉语说了几句，女的立刻起身。

他们两人走向大殿。我绕过大殿到后面，见那位圆智老和尚坐在那里，仿佛愁眉不展。

交涉很顺利。老和尚一听说有了香客要做法事，立刻笑逐颜开，站了起来，说“好！好！”忽然脸色一变，“我只一个人，又不懂外国话，怎么办呢？”

我看这样子，逼得我非当临时出家人不可了，只好问他，除翻译以外，还有什么事要做。

“他要做什么法事？”

我告诉他，不过是超度儿子亡魂，保佑他们赶快再生一个更好的儿子。

“那好办。我都亲自动手好了。我来准备。请你去告诉他们等一下。我出去以后，只请你帮我们传话就是。”

我到大殿上时，那一对夫妇早已把鞋子脱在殿门外，光脚站在那里严肃地望那高大的白玉佛坐像。这是从缅甸请来的佛像，慈眉善目，盘膝高坐台上，一手略抚膝下指，一手抬起，作了一个“法印”，是个“说法”像。鹿野苑是佛成道后初次“说法”（讲道）的地方。像前本来放着香炉、烛台，也有香烛。台前地上有一个方木盒子，张

开着口，等人布施；不过早已没有人来，里面“空空如也”。

我告诉他们稍等一会。男女都向我合掌为礼，男的还问我拜佛有什么特别规矩。

“你们怎么拜神，就照样拜佛好了。”我说。

圆智老和尚披着赭红袈裟，手执法器，道貌岸然，庄严地，不慌不忙地，走了过来。

夫妇二人便肃然起敬，向老和尚跪迎。

圆智法师不还礼，好像没有看见，走到佛像前，放下手中一碗水，又将木鱼和小槌，还有一个铜铃，都放在台上，他点起香烛以后对我说：

“我念起经来，叫他们两人跪下磕头祷告。”老和尚吩咐。

我只好站在旁边襄礼，用英语转告他们。

老和尚站在佛像台前点起香烛，一手敲打木鱼，一手摇动铜铃，口中唱起经来。

男女一同跪下。在跪下之前，男的慌忙又对我说了一句：“我名叫某某巴纳吉，妻子叫……”他还没来得及讲完，那位夫人已经跪了下去，他只好也同时跪倒。我也连忙转告老和尚，知道他记不住那么长的名字，只说是巴纳吉夫妇。